

# 美国顶尖大学校长向毕业生传递的几个关键词

■郭英剑

如果想了解一个国家顶尖大学正在思考什么,毕业典礼往往是最好的窗口之一。因为在这一时刻,大学校长面对的不是过去,而是未来;他们面对的不是已经功成名就的人,而是即将进入社会的新一代建设者。校长们选择谈论什么,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他们最担忧什么、最期待什么。

今年5月,美国高教界迎来又一个毕业季。哈佛大学第375届毕业典礼上,校长艾伦·加伯强调自由探究对于真理的重要性;耶鲁大学校长莫里·麦金尼斯在毕业前夕的演讲中谈论记忆与人生;普林斯顿大学第279届毕业典礼上,校长克里斯托弗·艾斯格鲁伯呼吁毕业生要拥有“逆流而上的勇气”;宾夕法尼亚大学第270届毕业典礼上,校长J·拉里·詹姆斯讨论何谓“有意义的人生”;麻省理工学院(MIT)校长萨莉·科恩布卢思将好奇心称为“智识的火箭燃料”;加州大学系统校长詹姆斯·米利肯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典礼上强调公民责任;而阿默斯特学院第205届毕业典礼上,校长迈克尔·埃利奥特把最后的寄语浓缩为两个词“Stay Human(保持人性)”。

我之所以选择这7所大学,是因为它们分别代表着美国高等教育各具特色的传统:既有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和宾夕法尼亚这样的常春藤盟校,也有以科技创新著称的MIT;既有美国公立大学的旗帜——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也有美国文理学院教育的典范——阿默斯特学院。

然而,当我们把7篇演讲放在一起阅读时,却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这些校长关注的问题高度一致。他们几乎都在围绕几个关键词展开思考——自由、勇气、人性与意义。而这些关键词,恰恰构成了当代高等教育所面临的核心命题。

## 自由:当大学重新捍卫自己的根基

今年5月28日,在哈佛大学第375届毕业典礼上,加伯向毕业生说道:“没有自由的真理,是没有空气的火。”我以为,若要选择今年美国毕业季中最具象征意义的话语,这句话无疑是其中之一。

在加伯看来,真理与自由从来不可分割。真理不是被规定出来的,而是在开放讨论、自由探究和持续质疑中不断接近的。因此,他进一步强调:“自由而开放的探究必须得到保护和滋养。”

如果放在十年前,这或许只是大学精神的常规表达;而放在今天,却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

过去几年,美国大学频繁处于公共争议的中心,大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前所未有的考验。与此同时,公众对高等教育界的信任也在下降。根据美国民调机构盖洛普公司近年来的调查,美国民众对高等教育的信心已降至数十年来最低点。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加伯的讲话实际上是在重申大学存在的根本理由。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声音并非只来自哈佛。5月26日,在普林斯顿大学第279届毕

业典礼上,艾斯格鲁伯发表了题为《学习、公民意识与敢于逆流而上的勇气》的演讲。他讨论的虽然是公民责任,但其前提同样是思想自由。

自由不仅是大学的传统价值,更是其不可替代的制度基础。当社会越来越倾向于寻找确定答案的时候,大学依然坚持提出问题;当公共舆论越来越容易走向非此即彼的时候,大学依然试图保留复杂性。

正如如此,自由始终是大学最珍贵的品质之一。

## 勇气:大学不仅培养成功者,更培养公民

如果说自由是大学存在的前提,那么勇气则是自由得以实现的条件。

如前所述,艾斯格鲁伯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演讲中提出了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话题:“敢于逆流而上的勇气。”“逆流而上”一词直译则是“不受欢迎”。

这位长期研究宪法与公共事务的大学校长提醒毕业生,“如果我们要不负公民与学术的理想,就必须开口说话”。这句话之所以引发广泛共鸣,是因为它触及了当代社会的一种普遍困境。

在社交媒体时代,人们越来越容易被点赞、转发和流量所裹挟。许多人愿意表达流行观点,却不愿承担独立思考所带来的风险。于是,沉默有时比发声更安全,从众有时比独立自持更容易。

然而,大学教育的意义恰恰不在于培养善于迎合的人,而在于培养敢于思考的人。

同样是在今年毕业季,米利肯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强调,“一所伟大的公立大学所做的,远不只是授予学位”。

这句话看似简单,却揭示了现代大学的另一重使命——培养公民。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大学理解为职业训练场,把教育理解为通往成功的阶梯。但对于伯克利这样的公立大学而言,其历史使命从来不仅仅是帮助学生找到工作,更是帮助他们理解社会、参与公共事务,并承担对共同体的责任。

事实上,这也是美国高等教育近年来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在经历了长期的职业化、市场化发展之后,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重新强调公民教育的重要性。因为一个社会不仅需要工程师、律师、医生和企业家,也需要关心公共利益、愿意参与公共讨论的人。

大学培养的如果只是成功者,而不是负责任的公民,那么再先进的技术也难以保证社会的健康发展。

## 人性: AI时代大学为何不约而同地谈论“人”

如果说自由与勇气回应的是社会挑战,那么人性回应的则是技术挑战。

在7篇演讲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主题,或许正是关于“人”的讨论。

5月23日,在阿默斯特学院第205届毕业典礼上,埃利奥特以《保持人性》为题发表演讲。他告诫毕业生,“人的心智,你们的心智,并不仅仅是一台生产答案的机器”。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极具时代感的判断。因为今天的大模型恰恰最擅长“生产答案”。它们可以写作、翻译、编程、分析数据,甚至模拟人类对话。但埃利奥特认为,人类真正珍贵的并不是答案本身,而是产生好奇、同情、判断和勇气的能力。因此,他进一步指出,“人的心智是一种奇迹,它能够产生好奇、同情、判断与勇气”。

耐人寻味的是,类似的观点也出现在MIT这样一所以科技创新著称的大学。

5月28日,在MIT毕业典礼上,科恩布卢思告诫毕业生,“好奇心是我们智识的火箭燃料”,“科学是肩负使命的好奇心”。

这番话实际上是在回答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当人工智能(AI)越来越擅长回答问题时,人类还剩下什么?答案或许正是提出问题的能力。

所有伟大的科学发现都始于好奇,所有重要的文明进步都来自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机器可以给出答案,却无法真正拥有探索未知的渴望;机器可以完成计算,却无法体验创造的喜悦。

因此,当世界顶尖的科技大学与最著名的人文学院同时把目光投向“人”时,我看到的不是偶然,而是高等教育对于AI时代的集体回应。

换句话说,技术越强大,人性的价值反而越重要。

## 意义: 在一个追求效率的时代重新讨论人生

除了自由、勇气与人性之外,还有一个贯穿多篇演讲的重要主题——意义。

5月18日,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第270届毕业典礼上,詹姆斯发表了题为《定义有意义的人生》的演讲。面对AI、机器人、生物技术和能源革命带来的巨大变革,这位医学科学家出身的大学校长并没有把重点放在技术上,而是把讨论引向人生本身:什么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

他的回答并不复杂,却耐人寻味:珍惜艺术,拥抱自然,选择人与人之间的连接。特别是他提醒所有的毕业生,“当你面临‘独处’与‘面对面’的选择时,请选择与人相处”。

在一个越来越数字化的时代,这句话显得格外重要。

此外,5月17日,麦金尼斯在耶鲁大学发表了题为《辉煌与遗忘》的演讲。她提醒毕业生,不要只记住你人生中那些闪闪发光的时刻。因为真正塑造我们的往往是那些看似普通,甚至会被遗忘的经历。

意义是无法量化的。但正是那些无法量化的东西,最终决定了人生的质量。

在我看来,这种思考实际上是在对抗当代社会普遍存在的成功焦虑。今天,我们已经完全习惯于关注耀眼的成果,却忽略漫长的成长;习惯于追逐效率,却忘记体验过程;习惯于比较成就,却忽略人生本身。而大学校长正在试图提醒年轻人:人生并不只是竞争与超越,更是理解自我、理解他人与理解世界的过程。

意义是无法量化的。但正是那些无法量化的东西,最终决定了人生的质量。

意义是无法量化的。但正是那些无法量化的东西,最终决定了人生的质量。

意义是无法量化的。但正是那些无法量化的东西,最终决定了人生的质量。

## 高等教育的未来:回归最古老的使命

如果把这7篇演讲放在一起观察,一个现象格外值得注意。这些来自美国顶尖大学的校长几乎没有讨论排名、就业率、薪资回报,也没有过多讨论创业与资本市场。他们讨论的是自由、勇气、人性与意义。

这并非巧合,而是反映出美国高等教育正在经历一次深层次的价值回归。

过去几十年,高等教育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被工具化。大学被理解为职业培训机构,知识被理解为经济资源,教育被理解为一种投资行为。然而,当AI开始快速进入知识生产领域之后,人们突然发现,仅仅拥有知识已经不够了,因为知识本身正在成为一种基础门槛,机器也可以掌握知识。而且,仅仅拥有答案也不够了,因为机器也能够生成答案。

于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重新浮现出来:大学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

从7位校长的演讲来看,他们给出的答案几乎一致:大学首先要培养追求真理的人,因此必须守护自由;大学还要培养敢于承担责任的人,因此必须强调勇气;大学更要培养具有同情心、判断力与创造力的人,因此必须捍卫人性;与此同时,大学还要帮助年轻人理解人生,因此必须讨论意义。

这实际上也是大学最古老的使命。从 Middle Ages 大学诞生之日起,大学从来不仅仅是知识传授机构,更是人格塑造机构;不仅是职业准备场所,更是文明传承空间。

从某种意义上说,2026年美国毕业季最值得关注的地方,不在于这些校长谈了什么,而在于他们没有谈什么。他们没有把未来寄托于更强大的技术,而是首先把希望寄托于更完整的人。

这或许正是美国顶尖大学向世界高等教育发出的一个重要信号:在技术不断进步的时代,大学的使命不是培养更像机器的人,而是培养更加完整的人。因为技术决定我们能走多快,而人性决定我们将走向哪里。

当AI越来越擅长回答问题时,全世界的高校都必须重新思考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什么样的人,才配得上如此强大的技术。



李镇亮

清华大学  
教育研究院  
长聘教授

近日,国内多所高校相继出现专业博士生以实践成果而非传统学位论文通过答辩的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其实,这种情况可以追溯到两年前。2024年4月,我国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以下简称《学位法》),首次从法律层面明确专业学位与专业学位的不同定位——学术学位突出学术研究能力,专业学位突出专业实践能力。《学位法》还规定,专业学位研究生可以通过实践成果申请学位。2025年1月1日,《学位法》正式施行后,越来越多专业学位博士生依法通过实践成果申请学位。2026年2月5日,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以《中国首批实践型博士获授学位——强调成果转化而非论文发表》为题,对此事进行了专门报道。可以预见,此类情况今后会越来越多。

对于专业学位研究生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这一做法,首先,我们必须从战略高度认识这一变革的历史必然性与重大意义。长久以来,我国博士生培养体系中存在一种路径依赖——无论是以学术研究为目标的学术博士,还是以解决实践问题为目标的专硕博士,均需通过撰写学位论文这种单一方式获得学位。这种“一把尺子量所有”的模式,虽然在保证博士生具备相当学术研究能力方面功不可没,却也导致了专业学位与学术学位培养同质化的顽疾。此次打通以实践成果申请博士学位的通道,是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从单一学术论文评价向多元创新成果评价转型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正在经历从“模仿”到“独立”、从“单一”到“分类”的深刻变革。

其次,这是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关键制度支撑。当前,我国正处于从创新型国家向创新型国家前列迈进的关键阶段。这不仅需要学术研究取得突破,也需要能够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在实践一线解决复杂实际问题的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制度的建立,为这些扎根实践一线的拔尖创新人才提供了合法的研究生学位申请通道,有助于激发更多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实践创新活力。

再次,该变革还将倒逼研究生培养机构推进培养模式改革。专业学位研究生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这就要求培养机构的课程设计更加贴近产业前沿,培养评价机制引入行业企业专家参与,学生的研究选题更加聚焦一线实践问题。因此,培养机构必须与用人单位深度合作,建立联合培养基地,真正实施“双导师”制。这还将倒逼高校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

最后,这是构建中国特色研究生教育体系的重要探索。世界研究生教育强国在专业学位博士培养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各国的制度设计与本国高等教育传统、产业结构和人才需求紧密相关。我国《学位法》关于实践成果答辩的规定,以及各培养单位在此框架下的探索实践,体现了立足中国国情、回应中国需求的制度创新。后续此项工作的持续推进与完善,不仅有助于我国研究生教育多元化和高质量发展,还将引领国际潮流,为国际研究生教育贡献中国方案。

然而,当我们为这一制度创新欢呼的同时,也必须保持一份冷静与审慎。作为长期关注研究生教育的观察者,我认为,实践成果答辩制度的推广既带来了重大发展机遇,也伴随着潜在的隐忧。如果专业学位博士生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无法通过实践反哺理论,无法将具体经验升华为具有普遍性的方法论,那么博士学位的“学术含金量”将大打折扣。

另一种更极端的担忧是,实践成果答辩是否会成为“水博士”的温床?是否会催生新的学术不端?如何在鼓励制度创新的同时严把质量关,警惕“水博士”的诞生,是我们当前必须攻克的核心课题。

因此,与论文的盲审制度类似,应围绕实践成果建立“公示与异议期”制度。成果必须在网络平台上进行详细的技术公示,接受全社会的监督。同时,实践成果往往是团队协作的结晶,如何界定学位申请人在其中的贡献是最大的难点。培养机构应要求申请人提供详细的“工作量及创新点说明”,严防“搭便车”、挂名等学术不端行为;一旦发现造假,必须进行严厉的追责处罚。

总之,允许专业学位研究生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既意味着要给予专业学位足够的发展空间,也意味着要通过严谨的制度设计保障专业学位质量。唯有如此,专业学位研究生才能真正成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生力军,专业学位才不会沦为制造“水学位”的文凭工厂。这不仅是对学位授予制度的考验,更是对中国学术界与教育界治理能力的深刻检验。

### 以实践成果答辩意义重大,但也需守住质量底线

■李镇亮

# AI检测率不应成为扭曲毕业论文撰写的“帮凶”

■张红伟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毕业季。近期,有不少学生发帖抱怨,自己的毕业论文本是亲手所写,却在学校的AI检测率中显示不达标,甚至被迫三番五次进行修改。

为了让某一段语言“符合要求”,学生们经常需要替换同义词、改变语句顺序,甚至被迫将话语写得不够通顺,或者直接让AI“洗稿”。总之,需要变换各种手法以求“达标”。对此,有学生戏称,想要过关就需要把论文改得“不像人话”。

最终,虽然论文能够通过AI检测,但这一检测的初衷已经改变——AI检测原本是为了严格管控毕业论文的AI生成率,却可能在客观上助长了AI“洗稿”的不当使用。在学生的论文被改得面目全非之后,其陈述的研究事实可能都发生了改变。

## AI检测不能成为“终极审判”

上述现象背后的荒谬之处在于,即便是一篇学生真实完成的论文,也需要为了符合所谓AI检测率要求而被迫修改。这不仅耗费了学生大量精力和检测费用,更可能使论文的客观事实发生改变。其最终结果反而背离了科学研究所追求的实事求是精神。

众所周知,AI检测率只是代表撰写内容有疑似AI生成的可能,但并不能作为判定撰写内容是否为AI生成的确定性证据。目前,已经有很多实验证明了AI检测存在严重的漏洞。比如有媒体报道,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名篇《荷塘月色》被某常用论文检测系统判定AI生成内容总体疑似度高达62.88%;更有甚者,千年前的《滕王阁序》竟被检测出100%的AI率。

此外,AI检测率都是基于算法加以识别和判定的。因此,不同的检测工具所依据的算法不同,其检测结果也会有所差别。与此同时,各高校对学生毕业论文规定的AI检测达标率也不尽相同,比如有的高校规定不高于40%,但在另一些高校,这一比例可能只有15%,而之所以没有统一标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AI检测率的数值确定本来就缺乏明确、统一的科学依据。

既然AI检测率有如此多的“先天缺陷”,将其作为确定的科学评判标准便缺乏事实依据。然而,当下的现实却是,很多高校都一刀切地依据某个具体的AI检测率来“审判”毕业论文。如果不达标,学生就必须修改直至达标为止。

## AI检测的应用策略需进一步完善

当下,AI已全面介入科学研究活动。某些研究人员用其生成文本内容、伪造篡改数据、生成虚假图表等科研不端现象客观存在,并给科研诚信带来巨大挑战。

基于此,高校管理部门对学生的毕业论文进行AI检测是必要的。然而,究竟如何正确认识AI检测,如何完善AI检测在毕业论文中的应用策略,笔者以为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思考。

首先,基于当前AI检测存在的不足和缺陷,高校管理部门只能把AI检测率作为参考,并不适宜将其直接作为要求学生进行修改以降低AI率的最终判断标准。高校管

理部门可以把论文的AI检测报告和论文一并提供给评审专家,最终由评审专家判定论文是否需要修改以降低AI率。

当然,评审专家也并不是“火眼金睛”,他们只能依据自己的专业水平判断论文内容的合规性、准确性和创新性,并不能完全杜绝论文中AI的不当使用。尽管如此,相比只用AI率把关,这一做法更能确保论文的科学性,确保科学研究的本真,同时对学生使用AI起到一定的把关和威慑作用。

其次,对于AI检测率不达标的高校管理部门可以为其提供两种选择路径。其一,如果学生认可AI检测报告,那么他可以选择主动修改降低AI检测率以达标。其二,如果学生不认可AI检测报告,坚持论文是自己亲手完成的,认为检测报告有误判,那么他可以选择提交情况说明书,说明质疑检测报告的理由。最终,由管理方把学生的情况说明书和论文AI检测报告一并提供给评审专家作为参考,由评审专家作出论文是否需要修改以降低AI率的决定。

允许AI检测率不达标的高校管理部门可以为其提供两种选择路径。其一,如果学生认可AI检测报告,那么他可以选择主动修改降低AI检测率以达标。其二,如果学生不认可AI检测报告,坚持论文是自己亲手完成的,认为检测报告有误判,那么他可以选择提交情况说明书,说明质疑检测报告的理由。最终,由管理方把学生的情况说明书和论文AI检测报告一并提供给评审专家作为参考,由评审专家作出论文是否需要修改以降低AI率的决定。

另外,情况说明书留存档案,在一定程度上对学生也是一种威慑。因为我国的科研诚信政策是“终身追责”,现在的AI技术无法判定AI检测率的精准程度,但是随着技术的不断迭代升级,现在无法判断的,以后有可能就能判断了。以其签字的情况说明为依据,一旦以后证明其存在AI使用不端,那

么就可以据此惩戒。

再次,AI检测的重点除了关注文字,更应关注检测数据、图表的造假。AI工具使数据和图表造假更为容易,近几年基于数据和图表造假的科研不端行为也越来越多。比如,检测图造假,就像已被证实的“拥有四个零丸的老鼠”“充满拼写错误的信号通路图”“形似香肠番茄比萨的特征描述图”等AI图片造假。这能使AI检测更加直击问题核心。

最后,在毕业论文里要求学生提供AI使用声明。当前,学生在论文撰写中使用AI工具已是事实。基于这种状况,笔者以为高校管理部门应要求学生在毕业论文中提供AI使用声明,可以参照《学术出版中AIGC使用边界指南3.0》中的声明模板。

如果学生确认自己在论文撰写中没有使用过AI工具,便可以在声明中写明“没有使用”;如果使用了,就必须把具体的AI使用情况介绍清楚。如此,一方面可以督促学生合规使用AI工具,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评审专家依据使用声明判断其AI使用的合规性。

总之,AI检测率应该是辅助管理部门判断学生在毕业论文中是否合规使用AI的一种手段,绝不应该本末倒置,成为扭曲毕业论文撰写,甚至违背科学精神的“帮凶”。而且,AI检测不应只关注AI生成文本可能性的识别,更应该检测数据、图表造假的可能性。高校管理部门应完善AI检测的配套措施,让其真正发挥应有的功能。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图书馆建设工委会委员)